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
第二十七回 中非洲獵獲大鵬 藏書樓縱觀古籍

卻說獵車被那大鳥抓住，張開大嘴，要啄下來，四人慌忙對準了嘴中放槍。正在危急之間，卻被一個童子，一槍打在那鳥的眼睛上，復又叫一聲，把腳爪一松展翅飛去。那獵車登時蕩漾不定，老少年連忙去把住了舵，雖然定了，卻是全車欹側。走到前面看那平准機，原來方才被鳥抓住時，震動的歪了，連忙設法扶正，方才復平。寶玉道：「受了這個大驚嚇，費了七八百槍彈，仍舊被他逃了，未免太不值得，我們還得趕上他。」老少年看看定南針時，車已向了北了。因說道：「被他抓的方向也改了，好利害呀。幸得一切機輪都在下層，未曾圓壞。」抬頭看那鳥時，仍是向南飛去，於是拔轉車頭，向前直追。那鳥愈飛愈高，這裡車也升高了去追。相離四五里，追了一夜，直至天亮，卻還未曾追及。太陽出了多時，看看司時器，只得醜正二刻，寶玉道：「可見得升高了。」這時候已經見了太陽，老少年去看看高低表時，已在三千八百尺之上了。兩個童子已睡去。兩人略為吃了些點心，仍舊出來觀望。

寶玉忽然想起一事道：「我們雖然打倒了他，這個車子也裝他不下，我們不要白費了事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打著了他再說，總有法子好想的。」說罷，把車開快了，往前趕去。趕到辰初時候，看看近了，此時兩個童子已經起來，眾人又復拿槍在手。寶玉道：「這回我們不要白費了槍彈。他羽毛豐滿，而且又厚又滑，打到他毛上是不中用的。只揀他的指爪打去，才對呢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此話有理，我們只打他的指爪罷。」說罷，放了一槍，接著寶玉及兩個童子也各人放了一槍，都打著了。那大鳥負痛奮翼，飛的又遠了。寶玉戴了助明鏡去看，只見那大鳥的腳爪，果然流出血來。老少年又開足了速機，又趕了一個時辰，看看趕上，寶玉道：「這回要另外設法才好，不要又白打著了。」說罷，到房裡去翻檢，翻了一會，翻出一個小小匣子來，匣外鑄著「獵網」兩個字。打開一看，只見白光耀目；匣蓋裡面，貼了一張白紙，上寫著：「此白金絲獵網，縱橫一百尺。」看那網時，那白金絲細才如發。便遞給老少年看，老少年笑道：「有了，我們打倒了那鳥，就把這網載了他，掛在車上，又不占地方，配不是好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倒是要翻檢，看有什麼能這大鳥的東西，不料翻出這個來。」說罷，又去翻檢，只聽得老少年說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」寶玉忙看時，是一個小小玻璃瓶，上面貼了一張紙，寫著『不仁』兩個字，一面另有一張紙，寫著：「凡遇惡怪難制之物，以此不仁，藥敷槍彈尖上。發彈既中，物即中毒死；不中，宜覓回此彈，免害他人」三十八個小寫。寶玉笑道：「說不得不仁，也要做一次的。但是他注明白，打不中要尋回這彈。萬一當真不中，配不又要費事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們趕近了再打，並肛只打他的腳脛，不要打他的爪，大易打得多了。」說罷，取出彈子四個，都敷上了藥，又切囑兩個童子，小心注意。當下趕的越近了，相隔不過十餘丈。各人擎槍，覷了準頭，一齊放去，喜得都打著了。只可惜這一打著，那大鳥怪叫了兩聲，飛的愈快，向前飛竄。老少年看的目定口呆道：「可惜敷藥的彈少了，不然連發幾槍，只怕好些。」

此時已是午正，大家吃了飯，又出來看那鳥時，他初著彈的時候，飛得快些，此時卻又如常了。只覺得天氣驟熱起來。看看趕到晚上，仍然趕不到。老少年便同寶玉約定，兩個人輪著睡覺，必要追及這個畜生，方才罷手。寶玉依言。

趕到次日，天氣更是熱的不得，只穿了一層單衣，還是還是熱的汗出如雨。到了晚上，越熱的氣也喘不出來。趕到了第三天西牌時分，只見那大鳥在前面慢慢的低下去了，這裡也把車按低了趕去。看看至近，只見他忽的一下，斂了雙翅，翻了一個跟頭，倒栽蔥的直跌下去。老少年大喜，忙把車子按下。及至到地一看，卻是茫茫的一片沙漠，四面無涯，吃驚道：「到了什麼方了？」抬頭看那大鳥，卻落在一里之外，還在那裡撲騰，把那沙土扇漫天撒地。寶玉道：「想是毒發了。我們且等他死了，再過去收拾他罷。」於是，解衣乘涼。直到了子刻，那大鳥方才騰撲定了。老少年在房裡檢出了一本世界地圖，抬頭看看星門，又對了指南針，定了那月亮出來的方位，不覺吃驚道：「我們跑到非洲來了。這是世界著名的大沙漠，倒要小心野人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槍上都裝的現作彈子，這倒不必慮他。只是這個大傢伙，怎樣處置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這個只得等到天亮再商量的了。」

當夜大家都不敢睡覺，直等到天明。老少年忙著取出那白金絲網，四人一同抖開。網口上有小指粗的一根統長白金絲繩拴著。四人分頭把網都攤在沙面，然後去移那大鳥。鬧了個滿頭大汗，方才移到網上。拿了統繩，把網口收了，先綁了口，又把那絲繩分掛在車上的四面欄杆頭上。安掛停當，然後登車，把升降機開到了升高一千尺的度數。才升了三四丈高，卻升不起了，原來被那大鳥在地下墜住了，升不起來。又開到了二千尺的度數，依然不動；開到了三千尺的度數，還是不動。寶玉道：「這卻為之奈何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我們終不能舍弃了他，好歹要帶他回去，送在博物院裡。」於是，又把升降機開了又開，直開到了八竹尺的度數，才覺著有點上升了，然而還覺著遲笨。直開足了一萬尺的機，才覺著靈動起來。便看了定南針，取道往向東北飛駛。再看那高低表時，離地不過三百尺。飛了三晝夜，方才到了「文明境界」，便向中部文字第一區駛去。

老少年戴了助明鏡，揀了一座空山，方才落下。看著那大鳥，已經到地，老少年道：「我們總不能落在那大鳥身上，這山又是坡斜得很，且把他解下，我們另找一處平陽，方可落地。」說罷，四人分到四個欄杆頭上，一齊把白金絲繩解下。誰知不解猶可，這一解脫，那車便沒命的往上飛升，原來獵車先是墜重了，所以開到了一尺的升降機，才升高了三百尺。此時落下，大鳥方才到地，那升降機仍在升高七千多尺的度數上，所以一經脫了累墜，便向上飛升，更兼向來升高是逐漸而來，將機關一旋，便升高五十尺；再旋，又升五十尺，共一百尺；又再旋，再是升高五十尺，如此慢慢而來的。此刻是開足了七千多尺的度數，所以那車便沒命的升起來。老少年吃了一驚，忙去收那機關，那一旋只收得五十尺，趕忙的不住手收，才收了一千尺。那邊寶玉看那高低表已經升到了六千五百尺了。伏在欄杆上往下一看，只見白茫茫的一片，絕不看見東西，猶如天在腳下一般。

老少年仍舊不住手的收那機關，直收利了五十尺，方才戴了助明鏡，找尋方才放下大鳥的空山。幸相去未遠，便飛到左近落下。找了近地土人，問了小地名，方知這裡是讓莊，那空山沒有山名，因為他在禮讓莊的前面，土人都叫他做前山。老少年問得明白，便仍舊上車升起，駛到文字第一區博物院前落下，投了名片，求見掌院。

博物院掌院，姓多，名聞，表字見士。聽說有遠客到了，連忙請來相見。老少年述明送鳥來意，又道：「此鳥現在視讓莊前山上，請多先生派人去取。」見士大喜道：「有了言一件奇物，足為專物院生色了。但是麼大的東西，怎麼扛抬得來？還求老先生勞駕一次，仍舊用獵車由空中帶了來罷。本院有一片大空場，盡可以安放。我再派幾個人去幫著便是。」老少年連忙答應。多見士便派了八名阮丁，跟著同去。

一行十二人，上了車，不一會就到了。老少年在車上左右察看，那山上並沒有可以駐車之處。要落在平地上，叫人把他拉下來，又必拉壞了那白金絲網，躊躇沒法。寶玉道：「何不把車降的離山一二尺，叫他們跳，把繩子遞上來呢？」老少年依言，把車按下，八個阮丁便都跳下去。卻又苦于那繩子遞不上來。商量分一個人，到禮讓莊人家去借了一根竹竿，挑著了才遞了上去。八個人只能跳下來，卻沒有本事跳上去了，只得走路回院。

此時，早驚動了禮讓莊的人，聽說獵了一個大鳥，都來觀看。老少年又開足了升降機，把鳥提起，飛向博物院來。這裡禮讓莊人，仰面觀看，直至不見了，方才散去。老少年來到博物院空場上，把鳥放下。這回卻留心了，雖然放下了鳥，卻不敢解繩放鬆，把升降機收足，只剩了五十尺，方才解放下來。然後把車駛到旁邊落下。

多見士早出來讓到了客座獻茶，一面叫人解下白金絲網，代為收拾停當。老少年又叫取出中層的獵來那鷹鷂之類一看，都是平常之物，既不能吃，又不能用，就叫都把他放了。見士又細問了獵取大鳥情形，老少年一一告知。又道：「雖然獵了來，卻還不知他叫什麼鳥。」多見士道：「這就是莊子說的鵬了。是鯤魚所化，不信，但見他腳爪上，還帶著鱗甲呢。我這裡飛禽部裡，就少了這個，難得二位冒險獵來，真是令人感佩。適問我已經叫人翻了電報碼子，要報知政府。一面寫信給報館，把這件事登報。」

正說話時，那本院書記，已經翻好電碼，送來掌院過目。見士又問了兩個童子的名字，叫書記添了上去，即刻便發。又道：「二位曆數萬里的辛苦回來，且請這裡盤桓幾天，等府的回信去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又是什麼大事，要等政府的回信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承掌院的情，申報了政府，只怕還可以望獎呢。」寶玉道：「獎賞不敢望，只是在這裡看看各種東西，開開眼界，長長見識就好了。」

於是見士引了二人去看各物件。原來這個博物院所的物件，都分門別類的。先到了藏書樓，進去一看，只見圖書四壁，當中十間，是本國的古今書籍；兩旁各五間，是五洲萬國的書籍。寶玉道：「世人說的『一部廿四史，不知從何看起。』到了這裡才是不知從何看起呢！」

見士指著一個玻璃匣道：「要先從這個看起。」寶玉看時，只見樓當中擺著一張雕鏤極精的紫檀桌子，上鋪五色綿氈，放著一個紫檀匣子，四面用玻璃鑲成，匣子當中放著一根繩子。因問：「這一是什麼繩？」見士道：「這是上古結繩而繩子。因問：「這一根是什麼繩？」見士道：「這是上潔繩而治的繩。因為他是字的始祖，以供在藏書樓裡面。」寶玉賞玩了一番。見士又指著一龕，叫寶玉看。那龕上掛著一幅黃幔幃，揭開看時，卻是幾個楠木玻璃匣，裝著幾部書。見士一一指點道：「這是孔子刪訂的《詩經》，這是孔子刪訂的《尚書》，那是孔子所定的《禮經》、《樂經》。這一個裝的是《春秋》原稿，傳說不是孔子親筆，是子游、子夏兩位弟子分鈔的。」看罷了，又指旁邊一架極殘舊的書道：「這是秦始皇焚未透的書。相傳是蕭何微時，從灰堆裡扒出來的。這都是極古之物。」寶玉道：「極古的見過了，可知可有極新的？」見士引到一處，指著兩部書道：「這就是最新的了。」

不知最新何書，下回分解。